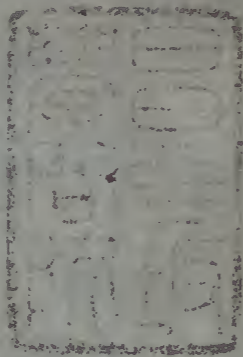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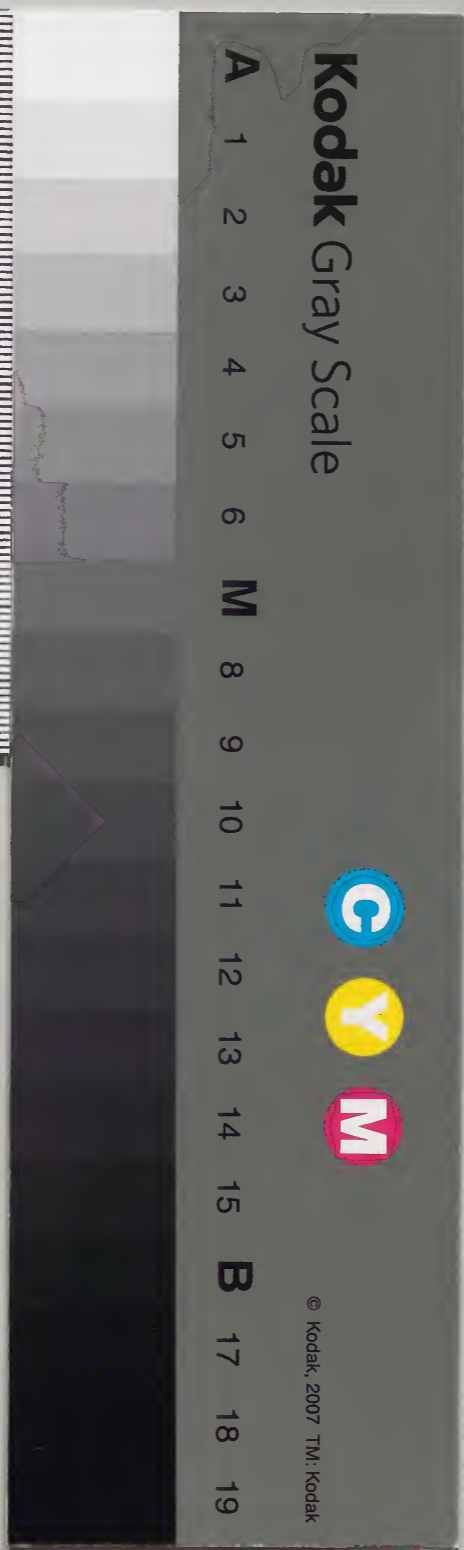
春秋左氏經傳集解 十六之七



				漢書門
一	三	四	八	
四	九	八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二	八			漢
七	三			
四	四			書
函	一			
九	四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345
冊數	14 ( 8 )
函號	274 126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春秋左傳卷十六

晉鎮南大將軍當陽縣侯京兆杜

預集解

皇明

後

學

東吳葛

彙較訂

襄公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踰月而葬速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淇梁

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淇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淇古聞反軹之氏反

春秋左傳

卷十六襄公

二

戊寅大夫盟。

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別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不以歸京師非禮也

齊侯伐我北鄙。

無傳齊貳晉故

夏公至自會。

無傳

五月甲子地震。

無傳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下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郟。

○郟音成

大雩。

無傳書過

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彪彪彼蚪反羊舌肸

臧叔向也代士渥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老子代其父祁奚韓惠

士鞅為公族大夫祁奚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去虞丘

馬御代程改服脩官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

祭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警守而下會于

溴梁順河東行命歸侵田諸侯相侵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

且犁比莒子號也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

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責晉侯與諸

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使齊高厚之詩

不類齊有二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

厚逃歸齊為大國高厚若此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對齊

殖鄭公孫薑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

○薑勅邁反

許男請遷于晉許欲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唯

其師討許鄭與許鄭子驍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有宿怨

故其君穆叔從公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

故也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

先著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春秋無譏故於此示例不

皆諸侯大夫義取皆平故得會鄭伯夏六月次于棧

伐許次于函氏械為逼反又于目反晉荀偃欒黶帥師伐

械林函氏皆許地

報宋揚梁之役。晉師獨進，揚梁役在十二年。趙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

阪。襄城，昆陽縣北。趙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不書，彼有淇水，東入汝。

而還。許未遷故。

秋，齊侯圍邾。邾，魯孟氏邑。孟孺子速徵之。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徵，要也。齊侯

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陁而還。海陁，魯隘道。冬，穆叔如

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罪之吉祭。

與民之未息。新伐許及楚。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

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

乎。庶幾，晉來救。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詩小雅周

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不備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此必利反閔音，閔，

戶郎反。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

反。及此，憂。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唯此哲人，謂我劬勞。

言魯憂困，嗷嗷然若鴻鴈之失所，大曰鴻，小曰鴈。宣子曰：苟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

句古害反。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無傳，宣公也，四同盟。○經苦耕反。

邾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襄公

買石稷子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并縣東南有桃虛

九月大雩。

無傳書過

宋華匡出奔陳。

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華戶化反

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甲車宋也。

司徒甲陳大夫車宋不設備○朝如

字凡入名字皆放此印五郎反

衛孫蒯田于曹隧。

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

飲馬于重丘。

重丘曹邑○重直龍反

毀其

甌重丘人閉門而詢之。

詢罵也○詢呼豆反罵馬嫁反

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

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

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

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

重丘。

孫蒯不書非卿

曹人愬于晉。

為明年晉人執石買傳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

前年圍成辟孟孺于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

厚圍臧紇于防。

防臧紇邑○紇恨發反

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

陽關在泰

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地也魯師畏齊不敢至防

臧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

師送之而復。

臧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臧紇之昆弟也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於旅松而復

齊師去之失滅之族齊人獲臧堅堅滅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

無死使無自殺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刑亦

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言使賤人來唁已故謂之刑臣○杙音弋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

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臣閱之弟臯比閱之子弱侵易之○比音毗易以鼓反使賊

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宋城門合向或邑後

妻幽吳妻也曰界余而大璧界與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

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

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

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

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瘈居世反一音制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子罕請

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譴曰澤門之誓實與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

而居近澤門皇國父白皙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子罕問之親執扑

杖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廡以辟燥濕

寒暑闔謂門戶閉塞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役事誰

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善傳

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襄公

子罕分謗。

祝之又反。

齊晏相子卒。

晏嬰父也。

晏嬰薨。緣斬。

斬不緝之也。緣在曾前。薨三升布。

苴經帶。杖履。

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杖竹枝。管屨草履。

管古顏反。略同。其異唯枕草耳。然枕由亦非喪服。

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

此禮與士喪禮

正文。嚮之六反。由苦對反。一苦怪反。

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

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練服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

已以斥時失禮。故孫辭略答家老。

曰。唯卿為大夫。

惡直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不言朝。不能行朝禮。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為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秋。齊師伐我北鄙。

不書齊侯。齊侯不入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同圍齊。

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

曹伯。莒子。率于師。

無傳。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

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

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為曹故也

前年衛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

厲公獻子所執

者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

梗陽晉邑在太原晉陽縣南臯巫名也夢并見之隊直位反奉芳勇反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

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

巫知獻子微故勸使快意伐齊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

雙玉曰穀設古學反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

環齊靈公名負依也弃好

背盟陵虐神主

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

曾臣虺將率諸侯以討焉

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曾臣猶末臣其官臣偃實先後之

守官之臣偃獻子名○先悉薦反後

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

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泲梁之言同伐齊

泲梁在十六年盟曰同討不庭齊侯禦

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

一里故經書圍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

謂防門不足為險弗聽諸侯之士

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

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

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

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晉。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

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爲陳，示衆也。

陳直觀反。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僞，以衣服爲人形，先驅。輿曳柴而

從之。以楊，旆。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旆，不張。丙寅晦，齊師夜

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鳥鳥，得空營，故樂也。邢伯告中

行伯。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行伯，獻子。曰：有班馬之聲，故鳴班，別也。齊師其

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

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敗之。此衛所欲守險。殖綽郭

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殿師，故以爲辱。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

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

夾脰。脰，頸也。脰音豆。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兩矢中央。

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女明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縛，反也。

其右具雨。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解甲。

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固城。已卯，荀

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絳彘盈以軍下克邾。邾，魯

城，其子盈佐下軍，平陰西有邾山。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

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萩也。雍門，齊城門。雍於用反。范鞅門

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

殺犬示間暇

孟莊子斬其楛以

為公琴

莊子孺子速也楛木名○楛勅倫反又相倫反

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

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

二子晉大夫○難乃多反又如字

壬寅焚東

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

齊西門

州綽門于東閭

齊東門

左驂迫還于

門中以枚數闔

枚馬櫪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數所主反櫪涉瓜反

齊侯駕將走邾

崇

邾崇齊邑 大子與郭榮扣馬

大子光也 曰師速而疾略也

言欲略行其地

無久攻意 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者必

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維水在東

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莞音官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

欲專權○去起呂反下同

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

告子庚子庚弗許

子庚楚令尹公子午

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

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歿不從禮

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

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

之業矣

謂已未嘗統師自出

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

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

請嘗之

嘗試其難易也

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

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

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

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

鄭伯伐齊

子張公孫黑肱

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

二子子展子西

完守入保

完城郭內保守

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

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蠻縣北。

鄭地。○蠻尺由反。

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

將涉潁，故於水邊權

築小城，以為進退之備。旃然，水出熒陽城阜縣東入汴。

蒍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

靡獻于雍梁。

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蒍于委反。馮皮冰反。費扶味反。雍於用反。

右回梅山。

在熒陽密縣東北。

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

信于城下而還。

信，再宿也。

涉於魚齒之下。

魚齒山之下有渚水，故言涉。○渚音雉。

甚雨

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

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

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

之強弱。

多歎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

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

西和。南師不時，必無功。

不時，謂觸歲月。

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言天時地利不如人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

晉人執邾子。

稱人以執，惡及民也。

公至自伐齊。

無傳。

取邾田，自漕水。

取邾田以鄆水為界也。鄆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邾好虢反又音郭。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

無傳。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世子光三與魯同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無傳。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冬葬齊靈公。

無傳。

城西郭。

魯西郭。郭芳夫反。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

城武城

泰山南武城縣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母侵小督揚即執

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曾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

取邾田自潮水歸之于我邾田在邾水北今更以邾為界故曰取邾田晉侯先歸公

享晉六卿于蒲圃六卿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

奄皆受一命之服如宰戰還之賜唯無先幣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

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之先荀偃癰疽生瘍於頭癰疽惡創○癰丁但反又音旦瘍音羊創初良反

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

鄭甥可士匄中軍佐故問後也鄭甥荀吳其母鄭女○著張慮反又直慮反雍於用反二月甲寅卒而

視不可含日開口噤○含戶暗反軍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

視大夫稱主變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懷子乃復撫之曰

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嗣續也軍子出曰吾

淺之為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為懷子之言故也欒魴欒氏族不書其并林父不別告也經書

夏從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晉侯享之范軍子為政代荀偃賦黍苗

齊襄公



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

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

豈唯敝邑賦六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季武子以所

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林鐘律名鑄鐘聲應林鐘因為名臧武仲謂

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

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故計功則借人

也借晉力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

作彝器彝常也謂鐘鼎為宗廟之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

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效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

為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為城西郭武城傳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鬻聲姬生光以為大子兄子日姪

顏鬻皆二姬母姓因為號懿聲皆諡○鬻子公反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諸子諸妾姪子者二子皆

宋仲子生牙屬諸戎子屬託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齊侯許之仲子

曰不可廢常不祥廢立嫡之常間諸侯難事難成也光之立也列於諸侯

矣列諸侯之會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謂光已有尊而以難犯不

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廢而徙之東鄰使高厚傅

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

光殺戎子終言之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黜刑之刑○刑音月又五胡反雖

有刑不在朝市。謂犯死刑者猶不暴尸。○暴蒲上反。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

七月辛卯光葬公即位。大子光也。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風沙衛

易已衛奔高唐以叛。光謂衛教公易已高唐在祝柯縣西北。○句古侯反瀆音豆。

晉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必待君命。

於四月丁未於此年四月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軍子言於晉

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嬌見諸侯師而勸之濟涇。六月晉侯請於王

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或則賜服路。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齊地。○灑色買反又所綺反。書

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為國討文。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

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

庚氏之甲守。以自守也。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

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討為文。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革

父。子子孔圭媯之子也。宋子圭媯皆鄭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媯居危反。圭媯之班亞

宋子而相親也。亞次也。子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鄭僖

魯襄六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魯襄八年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

孔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子。三室如一。言同心。故及於難。故二子及難。子革子良出

奔趙子革為右尹。子革即鄭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





為卿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

齊侯封圍高唐弗克夙沙衛以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

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號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

登齊侯以衛告誡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聞師將傳食高唐人

殖縛工備會夜繼納師因其會食二子齊大夫○臨衛于軍

城西郭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為鐘故懼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大隧地闕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平魯懼

固以自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章曰控于大井誰固誰極

救叔向曰叔向度齊未肯以穆叔歸曰齊猶未也盟服故許救齊

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衛石共子卒石買○悼子不哀買之子孔成子曰是謂廢其本

廢猶拔也必不有其宗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傷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向莒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汗此衛地又近戚田○澶市然反汗音紆

秋公至自會

春秋左傳

卷六襄公

六

哀復室

無傳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莊公子

蔡公子履出奔趙。

燮母弟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趙。

稱弟明無罪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無傳

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莒數

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秋孟莊子伐

邾以報之。既盟而又伐之非

蔡公子燮欲以祭之晉。背楚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

**趙**與凡同謀故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二慶陳卿恐黃偏奪其政愬諸趙曰與蔡司馬

同謀同欲之晉趙人以爲討討責陳公子黃出奔趙奔楚自理初蔡文侯欲

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父莊侯甲午也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與音預晉

不可弃且兄弟也畏趙不能行而卒宣公七年文侯卒趙人使蔡無常

徵發無準公子變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卒書曰蔡殺其大夫公

子變言不與民同欲也罪其違衆陳侯之弟黃出奔趙言非其罪也

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虜比無道求專陳國暴蔑

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爲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褚師段逆之以受享

段共公子子石也逆以入國受享禮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言二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

賦魚麗之卒章魚麗詩小雅卒章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公賦南山有臺南山

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爲國光輝去所辟席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悼子甯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

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惡名若能掩之

若能掩之

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餓也。悼子

許諾。惠子遂卒。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出為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

夏，公至自晉。

無傳。

秋，晉欒盈出奔楚。

盈不能防閑其母，以欒盈亡，稱名罪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無傳。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無傳。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商任地闕。○任音壬。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八年伐齊之師，鄒水之田。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有。

未嫁姊妹蓋寡者二人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

子盍詰盜也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純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

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

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起呂反下皆同子為正卿

而來外盜使純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

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開丘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

姊妹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與馬給其賤役從阜至牧凡八等之人其小者衣裳

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純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

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洒西禮反度待洛反而後可以

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

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

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茲此也謂行此釋茲在茲釋除也

所治除於人亦當顧已得無亦有之名言茲在茲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令可施於此允出茲在茲

允信也信出於此則善亦在此惟帝念功言帝念功則功成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

而後功可念也言非但意念而已當須信已誠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

書重地也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

齊侯使慶佐為大夫慶佐崔杼黨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賈于句

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莒三子齊公族言莊公斥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弑殺

之禍。○還音旋。

夏。趙子庚卒。趙子使遠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時孫。

曰：國多寵而王弱。弱，政教微。而貴臣強。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

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繭，綿衣。○闕，求月反。衣，裘於既反。鮮，息淺反。趙子

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也。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乃使子南為

令尹。子南，公子追舒也。為，二十二年殺追舒傳。

變栢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栢子，樂驥也。懷子，盈也。范鞅以其亡也，怨樂氏

十四年，樂驥、范鞅逐范鞅。使奔秦，疆其文反。故與樂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栢子

卒，樂祁與其老州實通。樂祁，栢子妻范宣子女也。實，幾亡室矣。言

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歿

栢主而專政矣。栢主，樂驥。不為驥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

責怒鞅而反。與鞅寵位。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吾父歿而益

富，歿吾父而專於國，有歿而已，吾蔑從之矣。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歿作難。其

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證其有此。懷子好施士

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下卿，下軍佐。宣子使城著

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著，直據反。又張慮反。易以鼓反。秋，樂盈出奔趙。宣子殺箕

遺黃淵、寡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子，皆晉大夫。

樂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

春秋左傳卷之三 襄公二十二年

罪其為不知乎

議其受囚而不知音智

叔向曰與其歿亡若何

言雖囚何若於

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

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

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

樂王鮒晉大夫樂栢子

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

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為氏祁縣今屬大原

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

其言皆得行

求赦吾子吾子不許

應出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

不能動君

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

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

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

夫子覺者也

直○較音角

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

向篤親親必於是祁奚老矣

老去公族大夫

聞之乘駟而見寧子曰詩

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駟人實反

曰聖有暮勳明徵定保

逸書暮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暮莫胡反

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

謀鮮過有暮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

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

壹以弟故

亦惑乎鯀殛而禹興

言不以父罪廢其子

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

大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

管蔡為戮庸公右

王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

共載入見公說音悅

不見叔向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宣公八年 三十一

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已初

叔向之母如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

曰溪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地多非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

禍女女敝族也敝衰壞也龍蛇喻奇怪○女音汝國多大寵六卿專權不仁人閔之

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

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劫掠財物○閔去聲

掠音離於行人王行亮曰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得罪於王

之守臣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將逃罪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謂為郊甸所侵掠也

郭外曰郊無所伏竄敢布其效也布陳昔陪臣書能輸方於王室

王施惠焉輸力謂輔相晉國以翼戴天子其子厲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

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大君謂天王若棄書之力而思厲之罪

臣戮餘也罪戮之餘將歸歿於尉氏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

大君命焉布四體言無所隱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

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候送迎賓客之官也轅轅關在

緱氏縣東南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

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

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政存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襄公 三十一 天壤堂



則身安 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弑光二十六年衛弑剽傳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知音智行戶郎反蒯苦怪反 皆欒氏

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

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為已用 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

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為子用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

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

比於雞關勝而先鳴 莊公為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 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為勇與音預

下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板數亦在十八

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僕隸尚

新耳 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無傳

傳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無傳子

叔齊子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襄公

襄公

襄公

襄公

無傳

**趙**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為國所患

**傳**二十二年春滅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今各將罷還魯之守卿遣武仲為公謝不敏故不

書兩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御叔魯御邑大夫。○過古禾反。曰焉用聖人

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焉於虔反。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

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使人所吏反。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

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為罰傳言穆叔能用教

夏晉人徵朝于鄭。召鄭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卿官也。公孫僑子產。

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

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

執事謙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

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戲許宜反。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

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

趙。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也。

言欲往視楚知可去否。○共音恭。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年。謂我敝邑邇在

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故。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

佳反一七河反池。直知反一徒河反。趙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寶。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

宗廟禮樂之器鐘磬之屬以受齊盟也齊同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

貳於趙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石孟石奠孟音于與勃略反溟梁之明年梁

在十子疇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耐酒之新熟重者為耐

嘗新飲酒為嘗耐耐直又反與執燔焉助祭閔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十年

澶淵盟閔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閔無

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仍

也罷無日不惕豈敢忘職也揚懼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

何辱命焉言自將往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口實但有其言而已其無

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翦削也謂見剝削做邑是懼其敢忘

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

秋欒盈自趙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

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

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

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為二十五年齊弒其君光傳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

肱而使黜官薄祭黜官無多受職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

豕殷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

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

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傳。

趙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令富。

趙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為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

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漏泄君命，罪之重。王遂殺子南於朝，輶觀起於四竟。輶，車裂以徇。輶音患。

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取殯。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命，移尸。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行去也。

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於事是讐，於實是君，故雖謂讐而不敢報。與音預。遂縊而死。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

復使遠子馮為令尹，公子黶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屈建也。○辭五綺反。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辟遠子，不欲與語。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遠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曰：何故？



春秋左傳卷十六終

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

而歸不能當道遠子懼懼意不在御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

生歿而肉骨也已歿復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義

匡不然請止止不知相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之

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游販公孫薑子販普板反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

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十二月十四日也

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游販子大叔販弟曰國卿君之貳也

民之上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賢故舍音捨求亡妻

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以抑強扶弱臨將之宜曰無恥惡也

交怨則父之不修益明也

春秋左傳卷十六終

春秋左傳卷十六襄公

天 承襲堂

襄公

三

不補谷四出  
交然順文也

春秋左傳卷十七

晉鎮南大將軍當陽縣侯京兆杜預集解

皇明後學東吳金蟠較訂

襄公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無傳

三月己巳相伯旬卒

五同盟○  
句古害反

夏邾界我來奔

春秋左傳

卷十七 襄公

永懷堂

無傳，昇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

葬杞孝公。

無傳。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義例。

陳侯之弟黃自趙歸于陳。

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故為楚所納。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以惡入曰復，入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并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兩事，故言遂。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雍於用反，朝如字。

己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書名者，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罪之。

晉人殺欒盈。

春秋三傳

卷七 襄公

二

承懷堂

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間有事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

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喪如字

平公不徹樂非禮也

徹去也禮為鄰國關

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為于偽反期居

其反

陳侯如楚

朝也

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

二慶虎及寅也二慶黃黃

奔楚自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為召二慶

使慶樂往殺之

慶樂二慶之族二慶畏誅故不敢自往慶氏

以陳叛

因陳侯在楚而叛之不書叛不以告

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

治城以距君屈

建楚莫敖

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

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築人故役人怒而作亂

遂殺慶氏慶寅趙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勝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

障蔽者使若勝妾在其中○勝以正反藩方元反

納諸曲沃

樂盈也樂盈夜見胥牛而告

之

胥牛守曲沃大夫

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

歿也知不集也

集成也○知音智又如字

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

實不天子無咎焉

言我雖不為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

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

胥牛匿盈而飲其衆○飲於鵙反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

對曰得主而為之歿猶不歿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



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思已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

以書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

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樂卻為徵○屏薄

輕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十四年晉伐秦樂厲

違荀偃命曰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軍行偃於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

中行氏悼子知瑩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知音智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

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

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

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

執民柄賞罰為民柄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

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杞喪○強其丈反王鮒使宣子墨

繅冒絰晉自殺戰還遂常墨繅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樂氏有內應距之故為婦人服而入奉

公以如固宮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觀古喚反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則成欲強取之則成

列既乘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

在君所矣二三子諸大夫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隋隊○隋徒果

類反遂超乘跳上獻子車右撫劔左援帶劫之命驅之出僕請請所至

鞅曰之公軍子逆諸階逆獻子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已同心初斐

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之斐豹謂軍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軍子喜曰而殺之所不

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明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督戎

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

在臺後公臺之後欒氏乘公門乘登也軍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歿之鞅

用劔以帥卒用劔短兵接敵欲致死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遇樂樂

族曰樂免之歿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不合女罪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

亦反中去聲則乘槐本而覆樂樂車櫟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

樂魴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魴樂氏族

秋齊侯伐衛先驅蒙樂御王孫揮召楊為右先驅前鋒軍申驅成秩

御恒申鮮虞之傅擊為右申驅次前軍傅擊申鮮虞之子曹開御戎晏父戎

為右公御右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葵為右貳廣公副車啓宰成御

襄罷師狼遽疏為右左翼曰啓罷音皮又音彼一皮買反肱商子車御侯朝桓

跳為右右翼曰肱肱起居反又音脅朝如字一直達反跳徒彤反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

寇崔如為右大殿後車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自

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

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聞大國之

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

須無武子崔杼也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

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願君子姑止之。交

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歿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弒君之惡過不

得其歿。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自抑齊侯遂伐晉。取朝

歌。朝歌今屬汲郡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二隊分兵為二部。孟門晉隘道。大行山在河內郡北。○隊

徒對反。張武軍於勞庭。張武軍謂築壘。勞庭晉地。戍郟郛。取晉邑而守之。大音泰。

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以為京觀。○少詩照反。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十八年。趙

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釐齊大夫。○釐力

之反。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救盟主。故曰禮。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訪也。○適丁歷反。

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

室將行。申豐季氏屬大夫。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必

爾。乃止。止不立。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

夫酒。臧紇為客。為上賓。○飲於鳩反。既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

之。酒樽既新。復絜澡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召公鉏。

獻酬禮畢而通行為旅。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季氏

以公鉏為馬正。馬正。家司馬。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閔馬父。曰。子無

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處。敬共

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

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貧賤。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

次。次舍也。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之具。舍音捨。故公

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於公。孟孫惡臧孫。不相善。○惡烏路反。季孫

愛之。愛其成已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

留反好呼報反。羯居竭反。曰從余言必為孟孫。為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

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

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

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

羯立于戶側。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

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

此答之。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

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

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害。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

藥石之療疾。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已疾也。疢之美其毒滋多孟

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

葬。欲為公鉏讎臧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

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辟婢亦反。又甫亦反。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

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

攻滅氏

見其有甲故

乙亥滅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魯南城東門

初滅

軍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

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蛇音移

繼室以其姪

謂兄弟之子爲姪穆姜之姨子也

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爲姨昆弟

生紇長於公宮姜

氏愛之故立之

立爲宣叔嗣

滅賈滅爲出在鑄

還舅氏也

滅武仲自邾使

告滅賈且致大蔡焉

大蔡大龜

曰紇不佞失守宗祧

遠祖廟爲祧

敢

告不弔

不爲天所弔恤

紇之罪不及不祀

言應有後

子以大蔡納請其可

先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

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

以納請

賈使爲爲已請

遂自爲也

爲自爲請

滅孫如防

能害也知不足也

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知音智

非敢私請

爲其先人請也苟守先

祀無廢二勲

二勲文仲宣叔

敢不辟邑

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爲要君

乃立滅爲滅紇

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

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爲戒

滅孫曰無辭

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已

將盟滅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

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

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

命殺適立庶

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

盟叔孫氏也

曰毋或如叔孫僑

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

謂譜公與季孟於音

季孫曰滅孫之罪皆不及此

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滅氏曰無或如滅孫

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

干亦犯也

滅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

椒乎

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居音基與音餘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齊侯歸 齊侯歸 齊侯歸

晉人克欒黶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欒黶出奔宋。書曰：晉人

殺欒黶，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

齊侯還自晉，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

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

之隧，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華，胡化。反還音旋。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

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

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

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勝

國益懼，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

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

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與音預。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

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

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

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兵也。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

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

之知，謂能辟齊禍。○知音智下同。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

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當常念如在己身也。順事怨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一 襄公 齊侯歸 齊侯歸 齊侯歸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一

九

齊景公

賀克  
樂氏

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無傳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無傳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無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

無傳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之也。○鍼其廉反惡烏路反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一 襄公

齊景公

傳無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

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甸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

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在夏為御龍氏謂劉累也

十九年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

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杜今京兆杜縣晉

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為諸夏盟主范氏復穆叔曰以

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

言立立謂不廢絕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有立

功禹稷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

受氏以守宗祊祊廟門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

朽傳善穆叔之知言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

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

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

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長丁丈反若吾子賴之則

晉國貳賴恃用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

沒沒沈滅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



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

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為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樂樂並音洛。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女音汝。怨思

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

生我。無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

賄也。焚斃也。軍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

陳也。鄭伯稽首，軍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

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於陳也。敢不稽首。為明年傳。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魯為晉報侵。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為下

舒鳩起本。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蓬啓彊如齊聘，且請期。

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遠啓彊。陳文子曰：齊將有

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無宇從蓬啓彊如楚辭，且乞師。

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縣。取縣東北計基城是

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

冬趙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

以齊無字乞師故也

諸侯還救

鄭

夷儀諸侯

晉侯使張幣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

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

庚百反一古洛反躒力狄反又音洛

鄭人卜宛射犬吉

射犬鄭公孫

子大叔戒之

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

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卑下之大叔游吉

對曰無有眾

寡其上一也

言在已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

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

部婁小阜

松栢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

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

二子

乘車

乘車安車

將及趙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

廣車兵車

已皆乘

不告而馳之

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

皆取冑於橐而入壘皆下搏人以

投收禽挾囚

禽獲也

弗待而出

射犬又不待二子

皆超乘抽弓而射

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

言同乘義如兄弟

胡再不謀

謂不告而馳

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

亟亟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

也

趙子自棘澤還使蓬啓彊帥師送陳無宇

傳言齊楚固相結也

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

在此年夏

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

舒鳩楚屬國召欲與

共伐

楚趙子師于荒浦

荒浦舒鳩地

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

二子楚大夫

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

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

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

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

子曰不可

令尹遠子馮

被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

歸息民以待其卒

卒終也

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

庸乃還

彼無辭我有功為明年楚滅舒鳩傳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鉞宜咎出奔楚

言宜咎所以稱名

齊人城邾

邾王城也於是穀維鬪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

邾古洽反 穆叔如周

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為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

葬張本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

代樂盈也

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

揮子程鄭

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

問自降下之道

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

然明驥蒧

公反

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

其階

階猶道也

下人而已又何問焉

言易知

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

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言鄭本小

人為明年程鄭卒張本

知音智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夷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譏釋例詳之。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己巳七月十一日經誤○重直龍反

公至自會。

無傳。

衛侯入于夷儀。

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懲衛衛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

趙原建帥師滅舒鳩。

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猶未服。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諸樊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

前年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弑君孟公

綽魯大夫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為使民不嚴欲

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也徒空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

歿，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為已取也。偃曰：

男女辨姓。辨別也。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臣出自桓，不可。齊桓公小白東

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武子筮之，遇困。坎下兌上，困。之大過。巽下

大過，困六三變為大過。史皆曰吉。阿崔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

夫變而為巽，故曰從風。風墮，妻不可娶也。風能墮落物者，變而墮，故曰妻不可娶。且其繇曰：

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困于石，往不

濟也。坎為險，兌為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藜恃之。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則傷。

必危，既辱且危，歿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上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崔子曰：蒺也。

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蒺言棠公已當此凶。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

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

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怒公，又以其閒伐晉也。閒，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

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

為崔子閒公。何公閒，公。夏五月，莒為且子之役，故莒子朝于齊。且子，在

二十三年，且音疽。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

子。疾問。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命姜以

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也，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甲興，公登

臺，大之傳。

卷二 襄公 六 承懷堂

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求還廟自殺也皆曰君之

臣柝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陪臣

干振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振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干讀曰犴振側擲反又

子俱反一音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郟師

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堙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

射食亦反中丁仲反隊直類反僕力侯反堙音因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命

不說弁而死於崔氏說他活反申蒯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官退謂

其宰曰爾以帑免帑宰之妻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

也與之皆死反死君之義崔氏殺慶蔑于平陰慶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非

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晏平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

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衆無異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

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

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故君為社

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亡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

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

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言已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將庸何歸將用死亡

之義何所歸趣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已股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

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舍置也盧蒲葵奔晉王何奔

莒

二子莊公黨為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

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

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

嬖生景公

還齊羣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還音旋

丁丑崔

杼立而相之

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

大宮大廟

曰所不與崔

慶者晏子仰天歎曰

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

帝乃歎

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

書未終晏子抄荅易其辭因自歎

辛巳公與大夫及

莒子盟

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復與景公盟

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

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嗣續也并前有三死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

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

聞既書矣乃還

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

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

與申鮮虞乘而出

二子莊公近臣○縛直轉反

虞推而下之

下嬰妻也

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

其暱

匿藏也暱親也

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

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

言道狹雖眾無所用

遂舍枕轡而寢

而食駕而行出奔中

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也遂來

奔

道廣眾得用故不可當○食馬音嗣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

士孫之里

士孫人姓因名里歿三日便葬不待五月

四嬰

喪車之飾諸侯六

躡止

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兵甲今皆降損

晉侯濟自泮

泮關

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

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

齊人逆服

齊人以莊公說

以弑莊公說晉也○說如字又音悅

使隰鉏請成慶封

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

宗器祭祀之器自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

官所類反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及處

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為賂晉侯許之晉侯受賂還不譏者使

叔向告於諸侯告齊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

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宛於元反將使衛與之夷儀

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

初陳侯會趙子伐鄭在前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鄭

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也遂

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欲逃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司馬

曰將巡城不欲載公遇賈獲賈獲陳大夫載其毋妻下之而授公車

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與其妻扶其毋以奔墓亦

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陳侯使

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抱社主使其眾

男女別而繫以待於朝繫自囚係子展執繫而見見陳侯再

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

所獲人數不將以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齊晉 齊桓公

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祓芳弗反又音廢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

趙文子為政趙武代范匄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以重禮待諸侯穆叔見

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弭亡氏反齊崔慶新得政

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趙令尹令尹屈建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

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為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

趙蘧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建子木屈蕩為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

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郟之役楚有屈蕩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郟扶必反舒鳩人卒叛前年辭不叛趙令

尹子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

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師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

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墊隘慮水不如速戰

亦視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

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

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

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

衛獻公入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

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晉人問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齊晉 齊桓公 二 襄公 二

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厥事我先王

闕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闕

父為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

舜聖故謂之神明庸

以元女大姬配胡公

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之子滿也○大音泰

而封諸陳以

備三恪

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則我周

之自出至于今是賴

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

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

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

鄭莊公因就定其位蔡人殺之

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戴厲

公

奉戴猶奉事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

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

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

晉因鄭而入也

今陳忘周之火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

陵我做邑不可億逞

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

未獲成命

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

堙木刊做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

上屬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做邑心

啓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

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

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

辟誅也○辟婢亦反且昔天子之地

一圻

方千里○圻音祈列國一同

方百里自是以衰

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

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

莊為平桓卿士

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桓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

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

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

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子

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仲尼曰志有之志古言

以足志文以足言成也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

行猶不能及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趙為掩為司馬為子馮之子子木使庀賦庀治也數甲兵閱數甲

午為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鳩藪澤鳩聚

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表

淳鹵淳鹵埆薄之地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規偃豬偃豬下濕

其受水町原防廣乎曰原防隄也隄防閒地不牧隰臯隰臯水

為芻牧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六量入

修賦量九土之所入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賦車兵車兵徒

兵卒甲楯之數使器械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傳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門于巢攻巢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啓開門也我獲射之必殪殪

也射食亦反殪於計反是君也死彊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

牆以射之卒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焉掩往

楚子將伐舒鳩為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

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

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讓之面而已幾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

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

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言有次其過鮮矣

衛獻公自內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大

儀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

矣皇暇也詩小雅言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將可乎哉

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書曰

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書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以今喻君

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奕圍棋也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

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

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春秋左傳卷十七

春秋左傳卷十七

齊懷堂

